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三

劉娥傳

吳節婦生傳

黃節婦生傳

俠王二小傳

卷第三十三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五

劉娥傳

劉娥者父蘭京師人爲倉主量京師小家女逐  
嬉成性娥生而靜婉幼不窺戶已笄坊人不知  
也其密隣知之求爲子配父不諾鄰啣之神  
廟時爲元子擇耦屢選不中格執事者懼鄰

乃告蘭有女於御史具生年月日姿形長短甚  
備御史急下司城司城掩至蘭家蘭適他出其  
見晉謁司城備述女生年月日姿形長短兄不  
能匿乃出見之衣青紉裙碧羅素約淹潤輝耀  
自灼司城驚曰主臣貴人在是矣爲主人敬賀  
急告御史御史告尚書儀部皆選第一次則郭  
金吾女同館於諸王府大璫宋宏主選事璫瞥  
見却立數步進而掠其頤曰蘋果色豈過是乎

娥叱曰奴無禮如是耶璫怒且懼乃復于兩宮  
曰劉女果第一但性惰恐不能承歡不如郭女  
乃賜金幣罷歸郭女得上配卽光廟元后也  
已而御史儀郎劾璫璫飲藥死娥念已備匹至  
尊義不降辱矢死自卓父不能奪也渭南太史  
欲委禽焉父已可娥乃以鐵椎椎兩齒立落父  
驚懾不復萌前心矣娥素未奉師訓自能妍心  
典籍有若天授博極群書尤邃於易扁鵲丹鉛

雖親密亦非告不見鄰女年十五尚不識也每  
曰父老矣父不幸卽依母母老矣倘先不幸依  
母九原不及事父矣乃以女紅銖累易木爲三  
棺以終二親以及身 今上改元崇禎娥年四  
十六母老死乃焚其典藉以麻辮髮衷衣外縗  
無不密縫使相屬納所毀二齒於懷長跽母前  
不食十日而死其初死好事者卽就圖其像顏  
好尚如備選時始不食父知其志不奪曰姑畱

母而始貞乎然黽勉不敢違所以接之篤慈今  
去此將三十年子亦立而且婦且子矣節婦於  
今已爲四十九明年應格當旌然三吳之風偷  
矣非大力不克致節婦何望焉然非國典也故  
備書以俟移風者

黃節婦生傳

代宋獻孺作

節婦本某氏母於黃而節故稱黃母云翁曰仰  
崖公公得子而喜曰足以亢吾宗得新婦而又



喜曰足以相吾子無幾何而子殞矣仰崖公躡  
而號曰天其斬吾黃乎母跣而前拭淚而請曰  
未也新婦七尺軀自分糝爲土衛亡者螻蟻然  
翁在亡者不瞑也新婦有子在亡者不瞑也請  
以衛螻蟻者衛吾子衛吾子以報翁翁曰婦能  
爾是我子不死也吾孫成又不啻吾子也吾失  
子而復得子若孫蓋是時母纔十九齡竭力爲  
亡者周身具顧其家已如洗乃左紡右績晝夜

操作不休勉甘脆以事翁翁含而不忍曰皆新婦指頭血也母泣曰以螻蟻之餘以飽吾翁奚不可值長庚見歲水旱相仍紡績資皆盡百計圖奉養其所自進食每每在糠粃下子元昭長又百計圖教督星在樹驅之入塾漏三下歸猶程其所課稍不率箠楚皆下絕無婦人憐曰爾父死翁以爾爲子爾子父又子祖也我七尺軀衛螻蟻有餘寧衛爾不足爾不足衛吾不若衛

螻蟻矣元昭遂感激奮勵乙卯登畱都解額是時母五十四矣先是仰崖公已壽終母泣而號於翁墓曰不敢忘螻蟻之言已而泣於夫墓曰庶以塞螻蟻之責然督於昭猶昭未達也其晝夜操作猶昭未達也鄰媪曰無乃太矯拂人情母曰未亾人螻蟻之餘也一日未衛夫卽以衛子使稍稍寬汰焉何以使亾者獨苦地下鄰媪聞之爲泣下鄉里傳頌之里人宋獻曰是不可

不傳以俟採風者

俠王二小傳

王畹生行二武林角妓也機神警異眉宇如活  
雲駛月其睽帶舉止不必以舌爲詞以眉授意  
人競呼之爲藥王二云然不知所自或曰俠王  
二茅郎看花二十餘年上下眉史二三千載跡  
其實可目此者不能盡屈十指乃以王生當之  
平客曰姑置其平生頃有一書生從堤畔踈柳

下彷彿見之卽徘徊六橋下凝思結意頭屢觸橫枝忽躍起曰儂得之矣卽買舟歸賣汚邪之產十餘畝可中金三鎰窮日力抵生之門薄暮不敢造次懷金宿其巷朝乃介隣嫗而達於生曰書生渴足下得稍纏頭費不足換幾疋青綾欲以付厨娘爲數日殺榼資可乎生怪其言察其眉嫵有深慕之色咲曰姑置之畱十許日頗極盤桓書生謝曰某當別矣生笑曰姑稍畱又

數日書生請別乃傾酒滿白出曩所贈還之曰  
花源柳陌意味止此矣無以先人產爲此中殉  
趣贖清油三斛以畢君寒帷之業書生慨然罔  
知所措是亦異矣乎茅郎曰我指當爲一屈也  
無問其藥可矣爲作俠王二小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四

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儕鶴趙公行狀

代鹿

白順



卷第三十四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儕鶴趙公行狀

代鹿

伯順

曾祖子禮某縣縣丞祖澤民陝西西安府乾州  
武功縣知縣贈吏部尚書父汝弼山東東昌府  
臨清州館陶縣知縣贈吏部尚書母侯氏贈夫

人公諱南星字夢白入本朝自始祖本世爲真  
定高第一人本生儀儀生讓讓生希哲希哲生存  
禮以及公考多治經勿仕仕無過令長者然世  
以寬德稱鞭笞詬詈不及僮僕種德弗倦鄉推  
長者以爲家法至今而遂大昌公九歲卽稱神  
童見殍死者輒流涕拾棄兒養之不活爲  
沾臆父老見而知其不凡十四補諸生以高等  
餼學使者拔公恒山書院二十一舉於鄉二十

三卒業太學爲祭酒丁士美所知試輒冠與大  
司馬孫鑛友遂好古文詞二十五成進士是歲  
甲<sub>七</sub> 河南汝寧府推官名法之外禮賢養士  
蔚爲<sub>名</sub>更擢戶部主事值江陵相臥病京朝官  
競爲禱祀公與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往爲詩曰  
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流傳人口江陵歿卽  
改吏部考功數月御史丁此呂論時宰子闡事  
冢宰劾御史趙編修用賢王給事士性抨之冢

宰怒公洩其語遂謝病歸甲申起家文選時冢  
宰陳有年名臣也問過於公公曰老氏貴清淨  
日復一日安得過乎陳公大笑曰命之矣遂議  
用剛介之士海瑞何以尚天下翕然擢稽勲員  
外郎以妣喪去戊子復除前官己丑分典南宮  
試<sub>二</sub>工爲多如高攀龍薛敷教馮上知歐陽東  
鳳劉文卿後皆以清節著調文選上剖露良心  
疏中斥衆論不與者總憲吳時來僉憲詹仰庇

少詹事黃洪憲給事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  
輩給事李春開媚衆駁公疏給事王繼光萬自  
約之孟麟刑部主事吳正志重劾春開公得旨  
供職即日謝病歸而所劾者及春開皆敗去壬  
辰陸莊簡公光祖解冢宰歸新冢宰起公田間  
且手牘招之公以不世知強起應入爲考功郎  
中而中孟麟亦方在諫垣新建相張位惡其不  
附已也疏陳紀綱國是謂六卿之長唯司官是

公深相得持法甚堅三相有所庇皆不得而太  
宰甥與公兒女姻亦皆在察中無可中適臺省  
主察者亦以不得撓爲恨遂曰拾遺我職也當  
仍於吏部耳乃劾吏部員外虞淳熙兵部職方  
郎中楊于庭贊畫主事袁黃公以淳熙介士也  
于庭慷慨方以邊功當錄惟黃輿情未協可降  
貶然方在朝鮮軍惟上裁政府故擬畱之而使  
給事劉道隆言公盡庇三人遂下詔切責奪家

宰俸公鑄三級去矣而淳熙等俱間任冢宰與  
總憲李世達僉憲王一訓極救之上怒公遂  
與淳熙等俱削籍於是一訓與右通政魏允貞  
大理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  
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  
陞戶部主事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行人高攀  
龍俱極疏論之擊太倉新建甚急僉院吏部郎  
疏獨畱中餘皆鑄三級而禮部郎中何喬遠洪



熙睿復合爭之會吏科缺都給事推孟麟已得  
旨乃杜門不出疏言出則當首言考功事必不  
聽且臣乃考功黨也豈得獨畱况病乎得旨歸  
而冢宰亦堅辭去清流盡逐黨錮遂成其事與  
公終始而亦若與世運終始矣嗟乎然論銓政  
者以從來考功推公第一公意以除奸爲主貪  
次之嚴於要津寬於散秩公歸垂三十年薦剡  
無虛月然位不過吏部郎而海內望爲宗臣與

吉水鄒刑部郎元標無錫顧銓郎憲成稱三公  
云庚申 光宗奉 神宗末命起廢未幾 熹

宗踐祚以太常少卿召未幾擢左通政未幾擢  
太常卿公疏辭不允賦詩曰窮栖三十載塵世  
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日何老妻能隱逸  
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尉訶再擢工  
部右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明年癸亥卽與主內計乃作四凶論四凶者

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終以公論出乃盡黜公持考功法老而彌厲旣竣遂肅臺規其重在嚴核差還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御史失職算甚於薦舉失實及提薦揭薦以示恩遂厲禁之而先舉爲人誤者許自簡舉否則并治時因神廟末相習以六卿條陳爲故事無奉行者御史高弘晷徐揚先復有提薦揭薦

而撫浙都御史蘇茂相以喪去不復命而揭薦  
按浙御史張素養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爲  
不協遂皆劾治之素養因謫去公又言先臣薛  
蕙以諫 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 世宗  
逮於獄是宜褒稽勲郎徐大相覆與卹典時大  
相先以劾大璫盧受爲中人側目致鑄級公力  
爭之是年十月正銓席乃上再剖良心疏時長  
安百司以通謁報謝爲政事至午不得入公署

公乃率屬卯而入以全力盡職業公所盡職業以銓政算大於斥涉次算大於選法卑冗而外夷乘內盜起皆繇守令失職小民愁苦大吏既不能察反以墨庇其所指斥多卑官拙士而貪臬者反得免於是廉巡撫羈邑之賢者爲久任而甲科貪墨爲大吏所庇如石三良李際明輩皆斥爲諸侯王吏地方亂則罪司牧者苟新任則追論既往勿少貸而佐貳幕職大吏以奴隸

待不足鼓士氣乃爲白明經起者定稱謂易儀  
注御史王允成以乙榜爲南臺抗直謝病去公  
立起入北臺給事李春燁入千金爲貲郎求鹽  
運公立斥之外又以援納行則吏之實歷三考  
者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者并滯乞年行則  
收卯出序者亦滯於是冠帶除選皆用故事而  
乞選乞恩輩又以職在擇吏而抽籤以私假公  
遂疏罷之倖進者俱不便又以八品京朝官遇

覃恩得移封父母父母一也何獨斬九品遂請  
著爲令父官高者得晉階不待陳乞又以監生  
代歷者非法遂厲禁以肅政體省國儲於是黜  
涉明選法公塞滯通卑冗振海內翕然曰考功  
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漣左光斗在憲臺魏  
大中爲晉垣俱自公汲引於是衆正盈朝不數  
元祐矣其他要津俱極人望而不得以情而監  
司郡守亦必先閒冷之賢者然逆璫魏忠賢虐

燭日熾公偶以會選通叅遇於弘政門謂之曰  
至上年內外臣子之責也忠賢怒不答而楊  
漣劾賢二十四罪南北司交闕公以六卿長遂  
奸不遂杜門乞歸而輔臣魏廣微卽向以公貶  
魏允貞之子也公素以兒子蓄之而以通中入  
政府又每爲人居間公力拒之歎曰見泉無見  
見泉者允貞號也於是深恨公以公杜門過公  
而公辭怒曰其人可拒其官可拒乎悒悒歸而



適以通內有跡爲大中及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所擊益疑公於是銓郎准按晉撫三事前後並起銓郎者公以冢宰用人莫先於用其屬以自佐故破陋格特起張光前掌文選調南吏部夏嘉遇副之調兵部郎中鄒維璉掌考功刑部郎中劉廷諫掌稽勲而程國祥孫必顯劉行義皆以清直著俱入銓曹而陋格人以地限維璉江西人也江西故有人不便於破格或曰光斗

大中左右公於是其鄉人給事傅胤知忠賢惡  
中書汪文言也遂以文言事劾光斗大中激其  
怒御史張訥爲兄張懌乞巡撫于公公不應遂  
劾維璉以撼公准按者御史崔呈秀按准貪黷  
公在臺時嚴核御史公去而孫瑋代代未幾卒  
公推高攀龍攀龍堅守法如公故劾呈秀諸不  
法詔下吏部公引故事戍之呈秀倉皇入忠賢  
幕矣晉撫者是時方闕郭尚友門生多要人必

欲得之公不允乃推太常謝應祥應祥恬介公獨引之而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爲公門生大中爲應祥門生也遂嗾御史陳九疇劾公有私詔下部院而廣微呈秀遂合計授璫大中九疇與主選者嘉遇俱鐫三級去而公與摠憲俱罷歸蒲州相韓爌力爭之亦罷去而大柄歸璫矣於是召還呈秀九疇於臺而公所用卽閒曹外吏無不斥其所內計年例斥者盡反之以

耐公敵以郭尚友撫公鄉公所外斥馬逢臯還  
之臺按公鄉逮汪文言許念敬誣連及公於是  
楊左輩六君子俱逮繫詔獄掠死下公等十五  
人於撫按逮問獨公於三案遼獄俱不能牽入  
遂誣公受李若星程正巳鄒維璉金以引爲撫  
軍銓郎三公皆清介名天下聞者哀而咲之而  
撫按故所置也遂於原坐萬五千金外益二千  
而公子胄子清衡甥中書王鍾麗俱荷較兩舟

與公皆遠戍公年已七十六法當贖矯中旨特  
不許於是盡沒公資不足士大夫陰助之甚諸  
生爲斥產瞽兒施十緡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  
人冤聲溢海內外而高邑報之說亦傳聞海內  
外高邑者公里也里子趙興邦卽公所指四凶  
之一與寧晉劉文炳俱少事公公引之入省垣  
當萬曆末朝論方與公左遂批根公以趨時於  
是文炳劾公友李維楨等興邦劾公友史孟麟

等株連者十數公爲嘆而作拳踰至是典邦方嚮用乃日以公家居事報逆賢而逆黨盧承欽梁夢環張訥輩日夜劾公無虛月至目爲元凶聞者咲而痛之公赴戍代州清衡戍鞏昌鍾龐戍永昌相去各萬里公將行夫人馮氏慟而死清衡母世婦李氏亦繼憂死公慨然不以介懷僦屋以居顏樓曰吉祥齋曰味藥作漢高祖曹操等七論爲韻語以約漢以下事而嚴絕賓客

尺蹠卽晉王下問亦謝却不敢啟緘凡年餘而  
今上御極赦諸戍者丁卯十月詔至而晉撫卒  
志夔公主銓所外斥也啣之且御史楊維垣方  
有四黨蹠竟抗旨不給牒歸遂於十二月十七  
日卒於戍所藉餉郎黃元功得以殮聞者泣而  
恨之公生於嘉靖庚戌四月初三日享年七十  
有八公激烈耿介壯衰一節始終於銓老而彌  
勁以銓而斥虻伏者三十年以銓而戍家破子

刑幸及新朝終殉荷父然豪傑之氣忠義之節  
冠冕四朝領袖百辟雖婦人稚子無不震其名  
前後立朝不及數年而家居著述益工聲詩雖  
公車之業戲作彌精學徒盈門造士數百自今  
高邑相李標以下名流接踵內行敦飭居喪幾  
於滅性取與嚴於一介簞盥絕於居間然性本  
闊達耻修儒者坊表豪飲悲歌慨慷談咲踐跡  
者服其真儒達務者識其俊傑喜談節義振卹



孤難篤於故舊矜此煩寃雖破貲負謫亦終不  
避鄉人繪像以事感者望門而慟匪關大節待  
之裨史至其功在統均節扶國運論萬曆以來  
名臣無不推公爲首 今天子旣復公官蔭壘  
書又以輔臣及御史霍鋏考功徐大相請詔贈  
公太子太保加蔭一子子祭五壇遣京朝官治  
葬而又命論次行業速爲易名清蘄欲其述公  
大節以上太常以乞豐碑其生公之鄉先大父

光祿府君與公同舉而獨不及事公然聞公之  
風淑公於私期不負於公久矣今日之役烏能  
辭雖然海內識與不識孰不知公悲公何待某  
有言特某以真知公者正未當以常情悲也蓋  
公身名兼泰固永祚於本朝若身退而道彌尊  
身危而節彌著使懦夫異士震餘聲而勉爲善  
天下姦雄亦知朝有百折不回之臣陰懾而弭  
其志及身喪道否而新聖承之得以追揚舊

德樹的表儀歸聖美而與多士豈所關小小哉  
嗟乎公舉於鄉吳門相申時行爲主司邀井陘  
令鍾遐齡搜落卷得公卷令先一夕夢大鶴自  
號舍飛出翼可蔽天故號公爲儕鶴公又夢咏  
杜甫詩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改  
末句云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覺  
而與同學孫司馬鑛言之又夢青天書終太二  
字乃竟以抗時歸垂教三十年晚而一出竟以

身殉及後贈官遂得太保豈非天哉天之誥公  
身而大公名皆所以篤祐王家又何庸悲乎清  
衡公長子今復胄子娶叅議路一麟女次曰清  
垣爲諸生娶武生郭壘女俱李出女三一適布  
政王藻子兆寧一適職方郎中張主敬子叅將  
應辰一適大理寺丞郭實子守備樞俱馮夫人  
出清衡子以戌時殤故及公之歿孫惟清垣子  
一人曰悅書亦胄子聘府同知呂應能女清衡

女一人未字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邑  
城西東瀆村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四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五

誥封一品李太夫人行狀

亾姊董節婦茅碩人行狀

卷第三十五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狀

誥封一品李太夫人行狀

夫人李氏故畱京世胄家配張公如蘭公亦世  
胄累官至淮徐漕運游擊將軍當其初廟則君  
姑邢夫人以病釋家柄矣君舅德齋公避爵不  
仕好讀書飲酒自娛緩急人爲任俠家不能具

常以爲恨自夫人筦內政未嘗以無有應則大  
喜邢夫人之喪夫與子俱不及與夫人周身誠  
敬歸者無憾焉德齋公晚年齋居絕俗者三十  
載終之日語中外曰遂我志者新婦也德齋公  
卒有第老矣相夫迎養之事之如君舅德齋公  
之女嫁于李者老復迎養之事之幾如君姑事  
父母不以舅姑故殺撫猶子不以子衆故殺歲  
辦子錢以佐其夫與子之廉夫至將軍子至大

將軍終不受懷金以報知者以償其儉夫方騰  
達勸之早歸學道子方爲福地帥聞虜訐督促  
之卽日入衛大節彬彬如也最異者晚而大將  
軍方色養極人子之懷構兵變撫登者爲賊孔  
有德耿仲明所制幾如呂用之于高駢大將軍  
從容辭夫人殉焉夫人色不變曰勉之矣爲賊  
昇去色不變賊哀且敬之曰俱砍却畱夫人夫  
人罵曰老婦視張家肉幾盡矣奚生爲賊并釋

其家乘間航海歸猶與大將軍觀至此古今殉  
難者所僅見也非盛德以將之純嘏以動之寧  
有是哉蓋舟覆于海得漁艇援家人號而求終  
不出數嫗盡始徐攀援而登家人怪之曰我出  
之數人者緩之矣嗟乎寧可量乎歸半載感微  
疾謂諸子曰夜夢大雲遍地或戒車馬請予歸  
山予其死矣遂屈指以某日午時行至期書偈  
曰生死俱了已破煩惱歸我西方玩無生寶蓋

夫人之嗜在老子中庸楞嚴也年七十三矣而  
蔬食者半今飾終之典朝廷方下禮官襍議優  
厚子可仕輦請儀狀其生平以乞墓石阡表并  
以副史氏焉竊以夫人初從夫封淑人次從子  
封太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大變不危歸而榮  
哀配德享報者至矣其最異者在五丈夫子而  
皆奇士長可太以忠死次可久學道三十年矣  
次可仕今之述夫人之行以請狀者文章爾雅

爲世儒宗次可度常大將軍殉國時從賊中歛  
其兄歸其母艱阻備嘗暇豫不撓作登變詩百  
餘皆自賊中剪髮爲筆以漸積之次可廢聞母  
兄之變徒步走數千里變身爲乞傭入賊城知  
母兄已歸出乞師于兵使者乘虛襲之會爲同  
事者所敗被賊獲復抗言激之得長繫竟以計  
脫此皆有異焉者矣諸孫復奕奕起乃于某年  
某月某日啟贈公之藏而合焉子孫嫁娶詳贈

公誌謹狀

亡姊董節婦茅碩人行狀

碩人茅氏湖之歸安人祖考河南按察司副使  
鹿門府君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水部  
府君令於齊未有嗣胤禱於泰山碧霞元君抱  
一兒歸視之女也去其錨微傷耳略加髭使爲  
男子廼不逾年得碩人府君方輯瑞京師畱家  
阜城時前兩妣皆已歿余妣丁安人秉家政有

鍾令人儒家女先歸於府君爲世婦實生碩人  
當是時畿輔盜起四掠丁安人淬刃敬弓督健  
兒日夜接戰而鍾令人廼產艱幸而育視其耳  
則微損甫晬卽若有髭者凡旬日必雍而後可  
府君以是奇之幼而莊篤事兩母有至情博覽  
典籍精工楷法府君擢監察御史歸省時憲副  
府君方在堂余姑之歸於董者爲大宗伯潯陽  
先生冢婦給諫龍山公元配子嗣成爲主客郎



中以諫逐死嗣昭成進士卽夭而宗伯給諫又  
先後捐賓客赫赫公族幾於顛覆茅宜人泣而  
告曰子嗣曄世婦齊所育也非吾出可以壻吾  
姪以庇門戶是女賢幸得之水部府君不敢諾  
旣而憲副府君曰可乃諾之茅宜人爲未亡人  
儼然勝丈夫於是伎子四人皆自立而碩人歸  
於第五字幼函甫三年卽病瘵殆不起碩人割  
股以顙稍蘇是時茅宜人已歿而諸子皆有聲

仲培長能持家督諸弟季爽工渲染幼函工筆  
札然明工詞賦各以專門稱於是然明爲作割  
股篇燁燁似焦仲卿詩詞苑多屬和焉知茅碩  
人無負家風矣未幾幼函不起碩人狗之齊令  
人曰子麟在何可殉未幾麟又死碩人曰遂所  
歸矣齊令人曰姑在何可遂碩人迺一意事瞿  
曇碩人素有家學通宗習戒貫串性相不專以  
檀施跪拜爲佛事篤守內則終身不出閫闕瞻

禮佛盧唯自搆數椽奉一旃檀像閉門叅會化  
諸侍兒盡入道而已蔬食布衣出納如禮性肅  
而沉臧獲力業家遂日庀然僅割腴產可中金  
百斤者以歸禪院餘則謹鑰以待繼者凡十五  
年而諸董多天死未死者亦無他兒病篤乃以  
鑰授齊令人使督以待育者諄諄戒諸比丘尼  
精進勿忒囑其姒顧歲以二百緡爲供以資冥  
福儀時客白下聞疾篤跣而趨竟不及訣乃又

十三年而仲培之子式始有四子以其次全者  
奉麟後于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祔于安  
吉州崑山之阡從幼函也孫不彌祖塲不立後  
禮也非禮之禮時也于是于禪院之旁奉其夫  
婦爲伽藍使得永焉亦古功德院墳寺之遺意  
也儀少於碩人五年幼畏之如嚴母長而覓猶  
如抱冰然及訣也竟不及使碩人之遺言不盡  
吐又以驅馳摧折十三年而始得乞葬于郡巨

公之手愧之矣唯我方聞先生哀而惠之一言  
使天下後世知碩人之內無負于憲副水部外  
無負于宗伯給諫則然明之詩益信而有徵矣  
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終